

An Ember in the Ashes

灰烬余火

武夫帝国

An Ember in the Ashes

灰烬余火^①

武夫帝国

[美] 萨巴·塔希尔 著 雒城 译

Sabaa Tahir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灰烬余火. 1 / (美) 萨巴·塔希尔著; 雒城译. —
成都: 天地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455-2819-0

I. ①灰… II. ①萨… ②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1382 号

Copyright © 2015 by Sabaa Tahir

First published by Penguin Random House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Beijing Huaxia Winshare Books Co., Ltd.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: 21-2014-165

灰烬余火1: 武夫帝国

出品人	杨 政
作者	[美] 萨巴·塔希尔
译者	雒 城
责任编辑	杨永龙 张璐路
版权编辑	郭 森
装帧设计	杨 倩
责任印制	葛红梅

出版发行	天地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 址	http://www.tiandiph.com 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
电子邮箱	tiandiebs@vip.163.com
经 销	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	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	14.25
字 数	356千字
定 价	36.00元
书 号	ISBN 978-7-5455-2819-0

版权所有 ◆ 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| 第一幕 |

突袭

第一章 拉娅

哥哥到家了，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几小时，连鬼魂都在安睡的那段时间里。他身上有钢铁、焦炭和冶炼厂的气息。那是敌人的味道。

他像稻草人一样单薄的身体挤进窗框，光脚无声地落在灯芯草床垫上。沙漠里的干热风从他背后吹进房间，微微掀动软垂的帘幕。由于意外，他的速写本掉在了地板上。哥哥迅速出脚，把它踢到自己床铺底下，就像那是一条蛇。

你去哪儿了，代林？在我脑子里，我有勇气这样询问，而代林对我也有足够的信任，会坦然回答。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消失？为什么你总是不在？在阿公阿婆需要你的时候，在我需要你的时候。

快两年了，几乎每天深夜，我都想这样问哥哥。每个晚上，我都没有这份勇气开口。我的同胞兄弟姐妹只剩下他一个，我不想他也产生隔膜，就像他对其他所有人那样。

今晚却与平时不同。我已经知道他速写本里画的是什麼，也知道那意味着什麼。

“你早该睡着了。”代林的细语声打断了我的思路。他有猫儿样的直觉，总可以感知到周围的危险——这是我妈妈的遗传。他点亮灯盏，我也从床上坐了起来。现在继续装睡，没什么意义了。

“宵禁时间早到了，外面已经有三队巡逻兵经过。”我说，“我很担心。”

“我能躲开那些士兵，拉娅。早就熟练了。”代林的下巴搁在我的床沿上，脸上挂着微笑，像妈妈那样甜美而略带狡黠。这是我非常熟悉的面容，每次从噩梦中惊醒，或者家中断粮的时候，他总是这样对我笑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那笑容像在对我说。

他拿起我手边那本书，读到书名——《夜半相逢》：“真诡异。这本书讲什么？”

“我也才刚刚开始看。讲一个神怪的故事——”我幡然醒悟。哥哥真滑头，简直太狡猾了。他喜欢听故事，也明知道我喜欢讲故事。“不谈这个。你去哪儿了？今天上午，阿公可是看了十几位病人呢。”

而且因为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不得不填补了你的位置。这样阿婆只能自己给杂货店主装果酱瓶，没能按时完成任务。现在，杂货店主不会付钱给我们，今年冬天全家都得饿肚子。可是，天啊，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关心呢？

这些话我只是想想而已。不过，代林脸上的笑容也已经淡去了。

“行医的事不适合我。”他说，“阿公自己也知道。”

我本不想再说这个话题，却又想起今天早上阿公疲惫的双肩，还有哥哥的速写本。

“阿公就只能靠你了，阿婆也需要你照顾。你至少也应该跟他们谈谈吧。你这样子神出鬼没的，都好几个月了。”

我等他回答，预想他能有十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搪塞：你不懂啦。少来管我。休想控制我。如此种种。但代林只是摇摇头，躺到自己的小床上，闭上了眼睛，似乎觉得我的傻问题根本不值得回答。

“我看到你画的东西了。”这话脱口而出，代林瞬间坐了起来，脸色阴沉。“我可不是在偷看哦。”我说，“是你本子上有一页脱落了，我今天早上换床垫的时候偶尔看到的。”

“你告诉阿公阿婆了吗？他们看到过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——”

“拉娅，你好好听着。”真讨厌，我才不想听这些，才不想听他编什么借口。“你看到的東西很危險，對任何人都不能說，永遠別說。不只是我會有生命危險，還會連累其他人——”

“你是在給帝國做事嗎，代林？你投靠了那些武夫？”

他默不作聲。我以為自己從他眼睛里看出了答案，覺得非常難受。哥哥怎麼會背叛自己的族人？哥哥也會做帝國的走狗嗎？

如果他囤積穀物、賣書，或者教孩子們讀書識字，我還能理解。我會因為他做了我想做又不敢去做的事而感到驕傲。

帝國的鷹犬會突擊搜查，抓捕乃至處死從事這些活動的人，但他們不是壞人，至少在我的族人——學者們眼里不是。

哥哥做的事……卻太可恥。這是背叛啊。

“帝國的惡人殺死了我們的父母，”我幾乎說不出話，“還有姐姐。”

我想要對他喊叫，話音卻卡在喉嚨里。早在五百年前，武夫族征服了學者的古國，從那時起，就一味地壓榨和奴役我們。學者故國曾經擁有已知世界最好的大學和圖書館。而現在，我的多數族人卻根本不識字。

“你怎麼會去跟武夫同流合污？”我質問，“代林，你怎麼能這樣？”

“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子，拉娅。”代林說，“我會解釋一切，不過——”

他突然停了下來。我想要追問，他却突然抬手示意我閉嘴，同時側耳傾聽窗外的動靜。

透過薄薄的板壁，我能聽到阿公均勻的鼾聲，聽見阿婆在夢中翻

身，还有一只鸽子的呢喃声。都是熟悉的声音，家的声音。

而代林却听到了另外一些东西。他的脸变得全无血色，眼中掠过一丝恐惧。

“拉娅，”他说，“是搜查队。”

“可是，如果你为帝国效力的话——”那士兵们还来搜查我们做什么？

“我没有为他们效力。”听起来代林很平静，我却不可能像他那样镇定。“把速写本藏起来，他们要找的就是那个。它就是这次搜查的目标。”

然后代林出了房门，屋里只剩下我自己。我裸露的双腿像凝固的糖浆一样不听使唤，两只手像木头一样呆笨。快点儿啊，拉娅。

通常，帝国搜查队喜欢白天炎热的时候出动。士兵们想要学者族的母亲和孩子们看见他们的暴行，他们想要父亲和兄弟们看见另一个男人的家人遭到奴役。尽管白天的这些搜查都很残酷，但夜间突袭更可怕。只有在不想有证人的时候，帝国禽兽们才会在夜间出动。

我还在纳闷儿：这一切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只是一场噩梦？这是真的，拉娅。快行动啊。

我把速写本丢进窗外的灌木丛里。这不是什么上好的隐藏之地，可我已经没有时间寻找更好的地点。阿婆跌跌撞撞地闯进我的房间。她的双手——在搅拌果酱和帮我梳头的时候曾那么稳健的一双手，现在却像惊慌失措的鸟翼一样胡乱挥舞着，绝望地催促我加快速度。

她把我拖进走廊里，代林和阿公站在后门旁边。阿公的白发纷乱得像稻草一样，浑身的衣物也皱皱巴巴的，但满是皱纹的脸上已然毫无睡意。他向我哥咕哝了几句，然后把阿婆最大的菜刀塞到代林手里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多此一举。在武夫们的赛里克钢刀面前，这种菜刀只会瞬间崩断而已。

“你和代林从后门逃走。”阿婆慌乱的眼睛从一扇窗户转向另一扇，“趁他们还没把整座房子包围。”

不。不。不。“阿婆。”我紧张地叫她，而她却坚决地把挣扎着的我推向阿公那边。

“你们躲到镇子东头去——”她的话哽住了，眼睛死盯着前窗。透过破旧的布帘，我瞥见一线银光，一张水银色的脸颊一闪而过。我顿时觉得内脏都痉挛起来。

“假面人。”阿婆惊惶地说，“他们居然带了假面人。快跑，拉娅。千万别等到他进门。”

“可你怎么办？阿公怎么办？”

“我们来拖住他们。”阿公轻轻把我推出房门，“不要暴露你们的身份，我亲爱的孩子。听代林的话，他会照顾好你的。快走。”

代林的身影罩在我身上，他握住我的手，房门在我们身后关闭。他弯下腰，将身形隐藏在夜色里，无声地走过后院松软的沙地，那份自信绝对是我没有的。尽管我已经十七岁，年龄大到可以暂时控制自己的恐惧，却还是死死拉着他的手，就像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东西。

我没有为他们效力。代林是这么说的。那么他在为谁工作呢？

不知用了什么办法，他居然设法接近了塞拉城的武器作坊，还绘制了帝国最重要资产的详细制作过程：那种坚固无比的弯刀，一挥就足以斩断三个人的身体。

五百年前武夫军队入侵，学者部队土崩瓦解。究其原因，就是我们的武器完全无法与他们的精钢匹敌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对这种冶金术一无所知。武夫们保守精炼钢铁的秘密，像守财奴死守他聚敛的黄金一样。要是没有充分的理由，任何在冶炼厂被抓到的可疑人，都有被处死的可能，无论是武夫还是学者。

如果代林没有成为帝国走狗，那他去冶炼厂做什么？武夫又是怎么发现他行踪的呢？

在房子另一端，有人在用拳头砸前门。靴子踏步声、铁甲铿锵声，纷至沓来。我惊惶四顾，以为随时都会看见帝国军团士兵的银甲蓝盔，但后院依然宁静。后半夜的空气凉爽清新，汗珠却不停地从我颈后流下来。远远地，我听见了黑崖学院的鼓点，那是假面人受训的地方。鼓声加剧了我的恐慌，让我的心脏感到阵阵刺痛。帝国可不是每次突击搜查，都会让那些银面恶魔出动的。

前门再次被人擂响。

“以帝国的名义，”一个粗暴的声音在喊叫，“我命令你们马上开门。”

我和代林不约而同地愣在了原地。

“这听起来不像假面人。”代林低声说。假面人说话总是慢声细语，内容却像弯刀一样伤人至深。军团士兵砸门下令这点儿时间，已经足够假面人闯入房间，砍倒任何敢于挡路之人。

代林看了我一眼，我们心有灵犀，都想知道同一个问题的答案：如果假面人没跟前门的军团士兵在一起，他会在哪儿？

“拉娅别怕。”代林说，“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”

我想要信任他，但恐惧像海潮一样淹没了我的脚踝，不断把我的身体向下拖拽。我想起住在隔壁的那对夫妻：三周前遭到突击搜查，被监禁，随后卖作奴隶。私贩图书罪，武夫们这样宣判。其后五天，阿公最年迈的病人，一位几近失聪，更完全不能走路的九十三岁老者，在自己家中惨遭杀害。喉咙被切断，伤口深及两耳之下。罪名是私通叛贼。

士兵们会怎样对待阿公和阿婆？监禁他们？卖作奴隶？还是杀害他们？

我们到了后院的门口。代林踮起脚尖，打开门闩，外面深巷里的剐蹭声却让他定在了原地。轻风吹过，声音像一声叹息，如云的烟尘在空气里飞舞。

代林把我推到身后。他紧握菜刀的指节已经发白，门扇呻吟着打开。恐惧像一根冰冷的手指，爬上我的脊柱，我忍不住从哥哥肩后探头，看小巷里的动静。

外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沙砾在无声地游移，只有偶尔吹过的阵阵热风轻轻磕碰着邻居的窗户。

我长出一口气，从代林身后绕到他身边。

就在那时，假面人突然从黑暗处现身，闯进了院门。

第二章 埃利亚斯

到黎明，叛逃者必将丧命。

他的脚印曲曲折折，留在塞拉地下墓城的尘土里，像一只受伤的鹿。这迷宫似的隧道会要了他的命。这里闷热的空气过于污浊，死亡和腐朽的气息浓重。

我找到脚印的时候，那人已经离开超过一小时。卫兵获得了他的体味，这个可怜虫要是运气够好，会死在追踪者手里。否则……

别再想这个了。把背包藏好，然后赶紧离开此地。

我把装满食物和饮水的背包塞进墙壁上的墓窟，耳边有颅骨碎裂的声响。要是发现我这么慢待死者的骸骨，海伦娜绝对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不过，要是她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，恐怕就顾不上考虑敬重死者之类的话题了。

她不会发现的。即便能够，也为时已晚。我心中有几分愧疚，但努力不去想它。海伦娜是我认识的最坚强的人，她离开我也不会会有事的。

我向身后回望，觉得这应该是自己第一百次这样做。叛逃者成功地把士兵们误导到相反方向，我早已学会谨慎对待“安全”这个假象。我动作很快，又在那个藏有包裹的墓窟前面撒下枯骨，以掩盖我的足迹。我的感官高度警觉，留意任何反常迹象。

我只要再忍受一天这样的生活，只要再过一天怀疑一切，活在逃

避和欺骗中的日子，一天后就是毕业典礼，然后我将获得自由。

当我重排墓窟中颅骨的时候，周围闷热的空气骚动起来，像一头正从冬眠中苏醒的熊。墓穴恶臭的空气里突然多了一丝枯草和冰雪的气息。我仅有两秒钟时间离开墓窟，蹲在地上，做出正在寻找足迹的模样，她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后。

“埃利亚斯？你躲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你没听说吗？有个学生叛逃了。”我把注意力集中在积满灰尘的地面上。我有一副银色面具，从额头一直覆盖到下巴。我的表情应该是很难被看透的。可是在黑崖军事学院十四年的训练生涯里，海伦娜·阿奎拉和我几乎是每天形影不离。她很可能只用耳朵，就能听出我在想什么。

她悄无声息地绕着我转了一小圈，我抬头看她的眼睛，那么浅、那么蓝的一双眼，就像南方海岛间温暖的海水。我的面具松松垮垮地覆盖在脸上，疏远而陌生，既掩盖了我的五官，也隐去了我的表情。但海勒的面具与面部紧紧贴合，就像第二层银色的皮肤。她低头看我时，我甚至能分辨出她额头隐约的抬头纹。放松，埃利亚斯，我对自己说，你只是在找一名逃犯而已。

“他没往这边跑。”海勒说，她一只手摸了下自己的头发。跟往常一样，她浅金色的头发绾成了一个紧紧的王冠形圆辫。“戴克斯领了一队辅兵，从北门瞭望塔出发，进了东侧分支隧道。你觉得他们能抓到叛逃者吗？”

辅兵尽管不像军团士兵那样训练有素，战斗力跟假面人相比更是不值一提，但仍旧是可怕的追踪者。“他们当然能抓住这人。”我没掩饰住自己语调中的愤懑，海伦娜因此瞪了我一眼。“一群可耻的懦夫。”我又说，“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也起来了？今天后半夜，你本来没有站岗任务的。”这事我确认过。

“还不是那讨厌的鼓声。”海伦娜看了看隧道周围的环境，“所有人都被吵醒了。”

鼓声。当然。有人叛逃，鼓声就在午夜岗时间擂得震天响。所有在役士兵上墙警戒。海伦娜一定是志愿加入搜捕的。而我的副手戴克斯，一定是告诉了她我离开方向，他会觉得理所应当。

“我还以为叛逃者会从这边逃走。”我把视线从自己隐藏的包裹那里移开，看另一条隧道的方向。“看来是我搞错了。我现在应该去追赶戴克斯。”

“尽管我不甘心承认，你确实极少犯错。”海伦娜微微侧头对我微笑，我再次感受到那份愧疚，像是腹部遭到一记重击。等她知道我干了什么，肯定会气得要死。她永远都不会原谅我的。这都不重要。你已经下定决心，现在绝不能回头。

海勒白皙的手指，熟练地勾画出沙地上的足迹：“我以前没来过这段地道。”

我脖子上有一滴汗水，正缓缓流下，我选择置之不理。

“这儿又热又臭。”我说，“跟地下墓城的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。”咱们快走吧，我本想加一句。但是这样一来，简直等于把“我居心不良”几个字文在脑门儿上一样。于是我闭上嘴巴，双臂交叉，倚靠在墓城石壁上。

战场是我庙堂。我在心里默念外祖父教给我的箴言。他总说，这些话会让人的头脑变得睿智，就像打磨刀锋一样。剑尖是我信仰。死亡之舞是我祈祷。致命一击是我解脱。

海伦娜扫了一眼我留下的模糊足迹，循着它，眼神移到了我隐藏包裹的墓窟，以及我在那里堆叠的颅骨。她已经有所怀疑，我们之间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。

该死！

我需要转移她的注意力。那会儿她时而看我，时而看那墓窟，我刻意用慵懒而别有深意的眼神紧盯着她的身体。她身高不足六英尺，只差两英寸的样子——比我矮六英寸。她是黑崖学院目前唯一的女生，身着统一式样的紧身黑衫，她健美而修长的身体，总是会引来男生们饥渴的目光。我却不那么看她。我们做朋友太久了，很难有那种念头。

快点儿发现啊。发现我这色眯眯的眼神，然后发火。

当我们眼神相遇时，我的饥渴就像刚刚进港的海员。她张了一下嘴巴，好像是准备痛贬我一顿似的，却又把视线移回墓窟那边。

如果她发现了包裹，猜到了我的用意，我就完蛋了。她或许并不情愿那样做，但是帝国法律会要求她告发我的行为，而海伦娜这一生，从来没有违反过任何法条。

“埃利亚斯——”

我准备好了谎话。只是想偷跑出去几天啦，海勒。需要点儿时间想想事情，又不想害你为我担心。

嘭——嘭——嘭——嘭。

是鼓声。

我完全不用动脑，就已经译出了这鼓点想要传达的意思：叛逃者已被抓获，所有学生马上到中庭集合。

我心里一沉。脑海中那个较为幼稚的部分其实还一直存有奢望：指望那叛逃者能逃离这座城市。“他们动作还挺快。”我说，“我们该走了。”

我向主通道走去。她跟在身后，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。海伦娜宁愿自残肢体，也不会违背上级的直接命令。她是个纯粹的武夫，对帝国的忠诚度超过对待她的生母。像很多优秀的未来假面人一样，她总是把黑崖学院的校训铭记在心：恪尽职守，至死不渝。

我想知道，要是她得知我在墓道中到底在做什么，会怎么说？

我想知道，要是她了解我对帝国的痛恨，将做何感想？

我还想知道，要是她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在密谋叛逃，又将何去何从？